

■玉渊杂谭

再不罢手就晚了

——写在新一版《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之前

文·田松

野生动物是地球生物圈的一部分。野生动物的灭绝,意味着地球生态系统的退化。野生动物的大规模灭绝,则意味着地球生态系统已经岌岌可危,一触即崩了。在地球生物圈崩溃之后,人类自身也将灭亡。所以,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本地生态、地球生态,也是保护人类自己。而保护野生动物,也不是要把野生动物一个个单独地保存下来,而是要保护野生动物作为野生的存在,保护其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发挥着生态功能的存在,因而,要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完整性。人类必须从某些地方退出来,把那些地方还给自然。

工业革命之后,工业文明全球蔓延,人类普遍接受了一种极强的人类中心主义,相信自己有能力认识自然,有权利改造自然,把自然视为人类的资源。在这种观念下,野生动物无非是人类利用的对象。而现在,即使工业文明仍然是全球主流的社会形态,但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已经开始承认自然的主体价值,承认野生动物的自主价值。从强人类中心主义,走向弱人类中心主义,乃至非人类中心主义。

工业文明的几百年发展,已经使地球生物圈到了崩溃的边缘。人类必须走出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否则,人类文明将



无法持续。这时需要有一种文化,约束人类自身的行为。如果一个文明的文化没有自我约束的功能,这种文明将无法延续。现在,人类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所依存的生态系统也从本地的山水,扩展到整个地球生物圈。

这是人类的大势所趋,中国已经在国家层面上明确地顺应着、倡导着这个大势。从“发展就是硬道理”到“可持续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从“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理念上越来越清晰。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承认自然的主体价值。

《野生动物保护法》必须提高到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高度上认识。

呼吁多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终于公示了,遗憾的是,这一版虽然有

了大幅度的进步,但是依然保留了相当多的旧理念、旧认识、旧规则。

首先是在理念上,在立法目的上,依然承认“利用”的合理性。第一条中,强调保护栖息地,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比上一版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又说“规范野生动物资源利用”。第二条说,“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野生动物。”这个界定就把作为主要的野生动物划出了保护的圈外,与上一款保护栖息地其实是冲突的。

尤其是在实践上,保留了很多保护“利用”、促进“利用”的条款,比如第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等款,依然承认“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演)、文物保护或者其他特殊需要”的合理性,并且为人工繁育颁发许可证,依然承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作为中医药药品、保健品、食品经营和利用”的合理性。这在客观上,为合法地“利用”(迫害)野生动物留下了方便之门。

“科学研究”是必要的,但是需要严格限制,严格约束的;“人工繁育”是不必要的,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不是野生动物;“公众展示”是不必要的,甚至展示本身就是迫害;“文物保护”是莫名其妙的;“其他特殊需要”

更是一个大口袋,为破坏生态留着后门。

中医是重要的,但是,中药之中对于野生动物的利用,并不是必要的。而把野生动物作为“保健品”“食品”,则已经是赤裸裸地在保护人的贪欲了!与立法意图严重冲突,背道而驰!

人类文明进入到二十世纪,大多数人的生活区域已经与野生动物很少有交集了。可以说,绝大多数人类的衣食住行,即使还需要利用动物制品,也完全不需要从野生动物获得(海洋渔业需要另外的法律加以约束)。

到底谁在“利用”野生动物?为什么“利用”野生动物?很简单,是某些利益集团在“利用”野生动物,是为了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利用”野生动物。这些“利用”既不是为了所宣称的保护野生动物,也不是为了所宣称的满足普通公众的需求。

真的有很多患了眼病的普通公众需要熊胆汁做的药吗?治疗眼疾的中药真的非熊胆汁不可吗?“活熊取胆”真的能使野生的熊得到保护吗?都不是!是谁需要“活熊取胆”?只是少数从中获利的利益集团,包括某些企业和地方政府。

与此类似,是谁需要用野生动物做“保健品”,是谁需要用野生动物做“食品”;是

谁需要观看野生动物的表演?是谁需要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受益者并不是普通公众,也不是野生动物自己。

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蜕变成少数利益集团的保护法,这是莫大的讽刺。

在长期的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下,社会主流话语、普通公众对于保护野生动物的意义还停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层面上,这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不能停留在一般公众的层面,更不能把部门利益作为考虑的对象,而是应该体现人类最优秀的思想成果,至少要体现已经作为国策的生态文明的理念。

正在公示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还需要大幅度的修改。从总体理念,到具体条款。首先要为人类负责,其中的人类,是指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人类,而不仅仅是中国人;其次要为地球生物圈负责,保护的对象包括但不限于生存在中国境内的野生动物。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在此类法律中体现的文明高度中呈现出来的。

人类已经占据了地球表面而太多的空间,人类已经改造了整个地球生物圈,该给大自然一个喘息的机会了。

再不罢手,就晚了。

泥沙俱下,方需澄清;鱼龙混杂,始练辨识;黑白颠倒,呼唤慧眼识珠;是非混淆,尤盼真理烛照。

读

经历过“文革”而又喜欢阅读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感到今天阅读的愉快。互联网有着无穷无尽的功能,但是绝大多数人从互联网上最大的“获得感”还应该是阅读。

上小学时,每个班级有一份《中国少年报》,几十个孩子争抢着读那一份报纸,朝胜一旦拿到了手上,“如饥似渴”这几个字还不足以形容那种阅读的贪婪。后来当兵,每个班有一张《解放军报》,每天晚上的班务会读报,也是兄弟们的精神套餐。后来,调到机关工作,报纸、杂志可以信手拈来,还经常会遇到一些文革中的禁书。后来离开部队时,已经偷偷藏起了几十本各种各样的文革禁书。记忆尤深的有几本:艾思奇的《中国哲学史》、王朝闻的《美学概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艾青的诗集等,那种叛逆般阅读的愉快,今日不再了……

后来,当阅读成为了工作需要,互联网上有浩如烟海的书籍文章,今天人人都成为了“自媒体”,随手写下了任何文字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表”……阅读,就不再是如饥似渴了,反倒成为挑挑拣拣恣意删改的快餐和零食。

由此,想到有些商家的“饥饿营销”手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先制造一个僧多粥少的环境,然后就美味无比。

也许是经历了文革的“焚书坑儒”,今天中国就有了国学热。几位讲四书五经的教授,经电视一炒立马炙手可热。手机上图文并茂地普及老庄孔孟,全国各地的旅游景点无不和古人有关,甚至还找到了孙悟空的墓地……

因为以前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立,朝胜自小接受的都是对国民党愚化的教育。小时候总以为是靠着“平原游击队”里李向阳的双枪,加上神出鬼没的“地道战”“地雷战”,才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今天的网上和电视上告诉了我们,原来国民党是抗日的主力军。哦,哦……

没想到这事也能越炒越热,甚至炒到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没起多大作用。这样,朝胜就不干了。朝胜去世的父母都曾是抗日军人,朝胜也知道抗日战争有着敌后战场,共产党的军队和武装力量在装备供给极差的情况下牵制着日本军队一大半以上的力量……尤为重要的是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全中国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烈火。网上怎么就有文章说,共产党军队只打死了851个鬼子呢?还统计的有整有零,由不得你不信。

当互联网成为阅读的主阵地之后,自然就会有人来兴风布雨了。国民党在台湾二度下台,跟民进党磕得骨头发紫,哪里还顾得上和大陆的共产党去争老一辈的抗日纠纷。朝胜相信,那些网络写手肯定不单单是为了国民党。

互联网时代的阅读,培养着一代批判的读者。泥沙俱下,方需澄清;鱼龙混杂,始练辨识;黑白颠倒,呼唤慧眼识珠;是非混淆,尤盼真理烛照……

刚刚入道时,一位老记者告诫朝胜,记者是个质疑和批判的职业。几十年过去了,行中所见兼有质疑能力和批判勇气的记者凤毛麟角。

互联网时代的阅读,没准能读出几个“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记者,抑或把一些只会制造文字垃圾的报刊读死了……

人生识字忧患始。

朝胜副刊 5.28
邮箱:1611419167@qq.com

■桂下漫笔

落寞锋芒字缝间

文·胡一峰

小时候看《隋唐演义》,隋唐第四条好汉、紫面天王雄阔海在扬州“反王夺魁大会”上,一人托住了千斤闸,十八路反王因而得脱,而他自已便死在闸下,做了隋王朝阴谋的一缕亡魂,每次读到这里,总是很为这位英雄扼腕。后来,又读了一些更“高大上”的作品,发现类似的英雄很多,比如鲁迅先生,便愿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让青年们、孩子们愉快地从闸门下逃去,到光明的地方去,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做人。而先生之所以如此,大半又是因为如他的小说《狂人日记》中那个“狂人”那样,“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

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能从字缝间读出别样味道来的,是高人,而把自己的话写在字缝间的,更是高人。他们好比逃难的富人或身负秘密使命的特工,把细软、密信缝入衣服夹层之中,非老练的检察官莫能发现。文学家沈从文先生在47岁那年上,被剥离了文学,转到北平历史博物馆做了一个文物讲解员。虽然此前,他已经涉足博物馆事业,还开始编写《陶器史》,但从此,他的生命真正转了一个大弯,和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联系在了

一起,而收获竟也极丰,写出一部部高明的著作。与先生早年灵动的文字相比,这些作品质朴、朴实,但在字缝间,我们还是可以读到一些不经意透露的“消息”。比如,在一篇陶瓷史的文章中,写到北方青瓷的发展时,突然来了一句“新中国建立为社会带来了无限光明的希望,对于中国陶瓷史的知识,也得到了一种新的光明照耀”。又如,谈到西南民间“金满斗会”人们竞相歌唱、传歌之时,忽又写道,“建国后人民生活日益美好,心情也必然格外欢愉,新一代歌手,都一比比三五十几年前更加活泼和热情。”这些关于新中国的判断并没有错误之处,但通篇读来,却又常令人产生违和感,好比米饭中的沙粒,总是在不经意间突然出现,扫人食欲。这些细小的沙粒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落寞的沈从文。

而有的时候,却又看出一些锋芒来。比如,在1961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了一则“附记”,谈到艺术家关于作历史画是否需要较多历史背景知识的讨论。沈先生说,“我对艺术是外行,因此不大懂得,如果一个艺术家,不比较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学习历史题材中应有的知识,如何可以完成任务的情形。”沈先生对于艺术是否是他所说的“外行”,历史早有公论。但他所说的,一些艺术家还没有过好历史知识这一关,“画曹操还不知不觉受寿春臣扮相

影响,作项羽却戴起翘头来着宋元衣甲如王灵官”,实在至今依然闪着寒光,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历史剧中那实在无法忍耐的各种穿帮时,就更是如此了。而在这些看似细碎的考证中,又闪烁着沈从文文化和学术理想的灵光,虽只是一现,也足令人神往。

若再往前翻一翻沈从文的生命册页,便会发现早在多年前的《谈写字》等文章中,先生已经在字缝间藏进许多意思了。比如他批评有些书法家,“有继往开来的野心,却无继往开来的能力,终日胡涂涂抹,自得其乐,批评鉴赏者不外像属朋辈以及强充风雅的市侩,各以糊涂而兼阿谀口吻行为,赞叹爱好,因此这人便成一家……结果促成一种风气,便是以庸俗恶劣代替美丽的风气”。他还说,“一个故宫博物院最大的用处,如只是在五月二十这一天,把宫灯挂出来点缀纪念,不能作更有意义的改革,并供给多数人研究学习的便利,这个博物院的存在与否,实在都无意义可言!且不妨比朱佩弦先生主张听它毁掉还激烈,进而主张一把火烧去。”然而,这些文字中也有一些愁绪或落寞之感,但毕竟锋芒多于落寞,后来却是落寞多于锋芒。

比起沈从文专写物质文化考证的文章,字缝容量更大的其实是诗。陈寅恪先生晚年的诗,曾引起海内外学界不同的解

读,以至演成一桩学界公案,至今争论不休。更有趣的是,有的诗不但藏进了作者的心绪,更像藏进了作者的预言,简直与袁天罡的推背图、刘伯温的烧饼歌有同样功效。比如,诗人荒芜在二十多年前便写过一首诗,“新名叫做北京肺,别号人呼‘气管炎’,渐觉无心登白塔,势难拄杖看西山”。而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北京肺》。无心登白塔,是因为空气污染,人们从白塔已不太能看清美丽的西山了。诗人在字缝中露出了调侃与无奈,而昔日心中的无奈变成今日成真的预言,则是无奈中之最无奈者。行文至此,又想起前几天雾霾深重时,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二十岁站在德胜门能看见西山,三十岁站在德胜门能看见西直门,四十岁站在德胜门,连德胜门也看不见了”。诗,可以兴观群怨;段子,也是这样。因此,段子不妨看作新媒体时代的诗。鲁迅先生曾说过,在小说中可以发现社会,也可以发现我们自己。在段子中,亦复如是。

好吧,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所以我在这篇短短的文字中多次提到了先生。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80年来,总有些事,提醒我们想起先生在字缝间读书的本事,想起他“横站”的果敢,肩住闸门的往事,以及在“狂人”“过客”等的意象叠加中那瘦小又伟岸的身躯!

中国科幻中的引力波

文·凌晨

虽然人类首次探测到了引力波的存在,但和运用引力波之间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不过在中国科幻小说作家笔下,引力波已经是现实的存在,可以用来通讯,做交通工具和杀人武器。

1974年,美国物理学家约瑟夫·泰勒和他的同事拉塞尔·赫尔斯发现了一对脉冲星构成的双星系统,根据广义相对论,该双星系统会以引力波的形式损失能量,在大约3亿年后将碰撞合并。1980年,还是中学生的吴岩注意到了这些报道。当时科普报刊正纪念爱因斯坦诞生100周年,同时对黑洞和引力波也进行了一番科普。这些促进了吴岩对新科技的关注和激情,并创作出科幻小说《引力的深渊》。

在《引力的深渊》里,中国吕东山区神秘地出现了一个类似于黑洞的超级引力源,造成过往的飞机频繁坠机,原来这是科学狂人伊立鑫研制出的引力波武器,最后在一番激烈斗争后,狂人玩火自焚,一命呜呼。科幻小说作家尤其认为,这是一部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的优秀作品,尤其来自中学生之手,难得可贵。后来吴岩才意识到,引力波还仅仅停留在理论范畴,并没有实际探测到,自己创作的《引力的深渊》是一部超前的作品,领先了时代35年,应该是中国科幻小说中最早提到引力波的作品。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新生代科幻作家们朝气蓬勃,对科学技术的热爱无以复加。在他们笔下,引力波已经是广泛存在的应用。刘慈欣笔下的引力波是取代无线电波的宇宙级广播,是最可靠不走样的信息载体。《三体》中,主人公罗辑发现“黑暗森林”法则之后,威胁三体星人要将他们的位置坐标通过引力波广播散布全宇宙。刘慈欣的另一篇小说《朝闻道》中,引力波则携带着消失文明发现的大统一方程式,进入了大爆炸后的新宇宙。

多次写到引力波,是因为刘慈欣偏爱引力波吗?刘慈欣认为,引力波是现代物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设想中的引力波具有长距离传输不衰减的特性,在以太空为背景的科幻小说中描写它用到它是很自

然的。至于现在探测到了引力波,并非是“科幻变成了现实”,而是科幻作家的想象力始终紧跟甚至超前于现代科技发展,将科技中的许多设想具象化了。

新生代另一位领军人物王晋康的长篇小说《逃出母宇宙》中,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人类在2061年突然收到了引力波信号,“由欧洲航天局ESA和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共同投资建造的空间激光干涉天文线LISA,自2015年建成后从未得到过确定的信号,但那天的记录上却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峰值。”这个引力波来源可不是遥远时空两个黑洞的合并,而完全是科幻作家脑洞大开的奇想:为了逃避近地空间的极度灾难,人类学会了把“普通真空”激发成“二阶真空”,从而在空间中挖出一条“虫洞”来逃生。由于这是空间对空间的运动而不是物质的运动,因而不受相对论限制,可以达到亿倍光速。但后来人类进一步发现,所谓近地空间的灾难实际是全宇宙的灾难,要想逃生只能逃出母宇宙!一个科学怪才找出了办法:用球形封闭的二阶真空把地球从原时空中分割出去。只是很不幸,为此做的一次实验造成了一场壮观尺度的灾难——在月球背面,直径十二万公里的球形空间突然消失,导致地球与太阳的空间距离突然缩短了十二万公里,因此造成引力的突变。当然,这点小小的引力涟漪完全无法和两个黑洞的合并相比,但它在地球附近瞬时发生,因而被LISA记录到。

引力波这种时空振荡的产物,在科幻作家看来,是再好不过的宇宙级武器。江波的长篇小说《银河之心:天垂日暮》中,引力波强大到可以撕裂飞船,非常厉害。小说中设想了一种能够产生强烈引力效应的黄金星球,这种引力波所产生的引力波急剧变化,会导致刚性飞船解体。这部小说中提出了时空瘤和时空膜的概念,把人类战争上升到了宇宙级别。

此外,还有谢云宁的《宇宙涟漪中的星球》,肖也的《信使》,凌晨的《月潮》等,都涉及引力波和重力问题。中国科幻小说作家笔下,充满对宇宙和时空的激情,以及无尽的想象力。

■艺苑



极光(摄影)

刘剑